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第九十二回 入繡都化及陳茂 到蛇嶺勸轉匪人

三緘又命雲牙道人乘得陰風，來至鼠狐交鬥之處。正值狐疑戰敗鼠精，追逐數里，金光又復衝出，接著戰之。鼠精曾煉一窩，概係毒草，凡物觸之則斃。因見狐疑二子戰力甚微，不介於懷，故毒寶未能放出。雲牙至此，見二道兄戰敗，陰風吹起，手執鐵鍊鋼叉，走到鼠精前劈頭刺下。鼠精出其不意，幾為所傷，將身閃在一旁，立而視之，只見霧內一人，手持鋼叉，貌醜難看。鼠精吼曰：「爾屬何方野鬼，敢與仙姑作梗？」雲牙曰：「吾非他，乃三緘仙官弟子雲牙道人便是，爾這丫結是何妖物，膽敢在此擾害行人？倘不速速隱形，老師爺鋼叉舉時，必誅爾命！」鼠精曰：「爾誇大口，諒是道法高妙無敵。惡魁，今日遇著仙姑，叫爾誇口不得！」言已，手持雙劍，怒氣勃勃，與雲牙力鬥空中。力鬥甫停，暗想：「此道鋼叉如飄風驟雨，無有隙處，若欲取勝，非吾毒寶不可。於是將寶持在手內，向雲牙道人曰：「爾以鋼叉是持，敢再戰乎？」雲牙曰：「吾特命奉仙官前來擒爾，焉有不戰之理！」言罷，提叉登上陰風，復向鼠精亂刺。

鼠精支持不住，恐又傷體，暗以毒草窩向雲牙拋來。雲牙見鼠精拋來一寶，黑煙千縷，悶氣難聞，忙催陰風，舉叉刺去。誰知黑霧圍繞，如欄杆當著，不能近前。雲牙火發，急將陰風向上面衝。殊風愈高，煙亦隨上，且於下面現一深坑，恍若大海汪洋，無有崖渙。雲牙陰風催動，竟向東奔，坑亦東行。向西北，北向南，亦猶是也。雲牙此際為黑煙攪卷，甚不耐之。金光道人見雲牙困於黑煙，忙來助戰，亦墜坑裡。狐疑在側，而定了氣，回視二位道弟，皆為坑陷，風車駕起，奔上前去。不料黑煙一繞，均墜於坑。

三服、樂道住居村落，無事閒遊，遠望此山黑煙凝結，騰空一視，見鼠精挺立山凹黑煙之中，金光時現。三服、樂道一擁而前，雙戰鼠精，不分勝負。酣戰多時，恰遇凌虛雲遊到此，見鼠精法力更勝三緘弟子，忙將袖內金睛木獸吐氣吹之，化為金貓，身長丈八，張牙舞爪，向鼠精直撲。鼠精見得，魂飛天外，駕風而逃。孰意金睛貓兒較鼠精更快，片時之際，業已抓著鼠精，化了本相。三服等上前扭定，往見三緘。

三緘曰：「爾既為鼠，修成其功不淺，何得妖風賣弄，攔吾弟子？今被擒下，爾將如何？」鼠精曰：「望釋吾歸，永不敢再犯仙官之駕！」三緘曰：「爾欲成道乎？」鼠精曰：「非不願成，奈修煉數百載，仍然如故，因思配一仙骨男子，以助吾道，所以犯此殺戒焉。」三緘曰：「成道功夫不在乎此，要在煉爾氣，凝爾神，固爾精。精聚神凝，氣勢充足，自然成道矣，何在盜人元陽乎？」鼠精曰：「承仙官指示，但恨傳之無人。」三緘曰：「爾如改過自新，拜吾門牆，吾願傳爾。」鼠精聞說，拜舞不已。三緘遂收為門徒，賜號「回念道姑」。鼠精得了道號，不勝欣喜，復又拜舞。

三服、樂道於是俯伏在地，祈師恕罪。三緘曰：「爾有何罪？」二人將誤拜靈宅為師，以及排陣吞符，一一稟之，相與大哭？三緘亦因碧玉分散，有感於懷，哭泣不休。久之，呼三服、樂道起侍身側，共訴離別之情。訴已，三緘曰：「狐疑、繡霧等胡不見歸？」三服曰：「此須問回念道姑，方能知得。」道姑曰：「道兄輩尚在山半，弟子歸去釋之。」言畢回山，收了毒草窩兒，諸子始出。道姑又入洞內，釋卻繡霧，一同歸見三緘。三緘謂回念道姑曰：「爾可仍歸洞中，將所傳大道苦苦煉習，以待師招。」道姑欣然拜辭而行。

三緘師徒又向前進，行至夕陽西墜，已入繡都。舉目視之，市極寬大。尋一旅舍，師徒安住。住了二日，三緘無事，出外閒遊，忽見二人在街旁扭著相打。三緘不忍，上前解勸，因問何來。左一少年曰：「吾族蔣氏，賤號用剛。」三緘曰：「與爾相擊者為誰？」用剛曰：「此吾鄉堪輿陳茂也。」三緘曰：「爾何扭彼相鬥如斯？」用剛曰：「陳茂自誇陰陽無雙，吾祖父母共厝一地，寒家久享贏餘。彼於吾叔前左刁右奪，竟將此塚另遷他所。近年吾家人喪財傾，不堪零落。吾恨陳茂不知地理，濫取發祥之墓。今日偶然相逢，不擊斃之而心不甘也！」三緘曰：「蔣姓之言如是，陳某又何說乎？」陳茂曰：「爾叔父欲得貴子賢孫，固請擇地於吾。吾因其累累請求，不得不應，彼以卜之也。詎料爾家運不通，喪及人財，於我擇地人有何相涉？」三緘曰：「據吾所言，爾二人均有失處。以爾蔣氏而論，不應以父母枯骨，為求名求利之階。求知後嗣發祥，必從孝字做起。爾父母生日，奉養既未竭誠，及其沒時，喪葬又未盡禮。

繼因思求名求利卜佳地，父母即在陰冥，欲以名利予之，恐天不許爾父母子之也。其所以一遭不順，天用以警爾，於地何問？

至若堪輿之家，要視人祖墓若己祖墓。地本佳也，不可徒貪人財，巧言辯論以遷之；本不佳也，務必詳細察看，的於爾心內果過不去，始行遷之。斯得人財，方可無愧。君見世人業習堪輿，稍得葬經十分之一，必自高身價，索取重聘。其實所聘不惟天星不合，即地道亦不深知，以故水散明堂，傾人財產，誤殺殺人黃泉，喪人家丁。而且山形不克認識，金星誤為火星，水星誤為土星，撫躬自問，已不堪矣，敢與主人厝而索重聘乎？此陳某之失也。吾囑爾二人，各存良心一片，不必爭鬥是非。能存良心，亦可以挽不吉之地。」蔣子聽罷，懷慚而退。

惟陳茂見三緘吐囑正大光明，又見舉止周旋，頗有道氣，心欲拜在門下，因依依不捨於三緘之旁。三緘曰：「吾告爾者正道也，爾胡不退？」陳茂曰：「吾聽道長一席言語，自知罪矣！願拜道長為師焉。」三緘曰：「拜吾為師，殆欲學習大道乎？」陳茂曰：「然。」三緘曰：「爾能棄得紅塵否？」陳茂曰：「吾子若孫均已成人，胡不可棄？」三緘見其來意真誠，遂收入門下，取以道號曰「轉心道人」。陳茂得了道號，回家告別子孫，與三緘雲遊而去。

自離繡都旅舍，向前征進，又不知途去幾許。他日來至一嶺，問諸行人，名曰「長蛇」。三緘師徒欲上嶺頭，消閒玩賞，行人阻曰：「道長可由嶺下直過，是嶺不可登也！」三緘曰：「為何？」行人曰：「匪徒多耳。」三緘曰：「何以匪徒？」行人曰：「嶺首有數十強寇，搶掠白晝；中嶺有數十賊盜，乘夜穿窬；嶺尾有數十奸人，專用妙計以取客商財物，謂為『斯文客』焉。故遠方之人越此嶺者，不死於搶掠，必死於盜與斯文客手中。吾阻道翁勿從是嶺過者，此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客商畏此匪徒，吾等雲遊道士也，身無財帛，有何畏乎？」行人見三緘不聽其言，徜徉竟去。

三緘師徒直上嶺來，搶掠者進前阻曰：「爾身有財帛否？如其有時，須貸與吾，改日償爾。」三緘曰：「吾乃雲遊道士，安有財帛？」搶掠者曰：「既無財帛，吾當搜之！」遂於蓬蒿中走出數十大漢，來搜三緘師徒。狐疑曰：「雲遊道士空身赤手，爾都不饒，凡有財帛客商，焉肯饒卻。」大漢曰：「爾尚多嘴，有何武藝？」狐疑曰：「爾以搶掠為事，又有何能？」大漢曰：「爾言吾無武藝，敢與吾力鬥乎？」狐疑暗思：「此匪不除，終為世害。」拔出雙劍，力與鬥之。大漢數十人，均被狐疑打倒在此。狐疑曰：「爾等欲生耶，欲死耶？」大漢曰：「吾輩不識道長道法高妙，仙顏誤觸，望恕之。」三緘曰：「爾望吾恕也不難，但要改悔心腸，吾方釋爾。否則，吾一舉口，立碎其屍！」大漢曰：「自道長言後，願改過遷善，永不復為搶掠之行！」三緘曰：「爾毋為勢所逼，當面改悔，吾等去後，爾又依然。」大漢曰：「誓不敢矣！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爾將中嶺、嶺尾匪人，概約來茲，吾有所論。」大漢諾，即於是日約集諸匪，兩旁侍立，靜而聽之。

三緘曰：「在爾等作此不義，無非欲上供父母，下養妻兒。如得財帛多多，亦無非遺爾子孫。不知人生天地，財帛定於前世之善。行善之者，財帛必多；善少者，財帛必少；無善者，生於貧族，自少至壯，衣不暖體，食難充口。因缺衣乏食而生貪，貪變為搶掠穿窬，奸計弄人；稍獲財帛，享其飽暖，自為得計，豈識適罪更深加，至來生必罰變牛馬，於受搶受掠受盜受巧計播弄者家下，以償所得之財將債償餘，仍罰為獸，人形難轉，苦不可言。爾輩今得人身，何不思爾前世毫無善舉，如斯窮困，應從今世善行廣作，以冀來世坐享厚福乎？不但來世方享厚福也，善行若多，即於今生亦可轉貧為富。」所言至此，已將蛇嶺三等匪人化轉，誓願改過自親。三緘曰：「爾等既願改過，事不宜遲，趁此造孽未深，尚易積善於壯年。」三地匪人俱皆叩首謝恩，四散而去。

